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07

孤独到连接：数字时代下街舞亚文化与青年身份建构

唐家杰¹

(¹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本研究不同于传统聚焦于街舞文化被商业化与主流化过程的考察, 而是将视野转向数字时代下街舞亚文化如何帮助青年实现从“孤独”到“连接”的身份建构与情感支持。通过对 14 位街舞青年的深度访谈, 结合深度访谈的方法, 研究发现街舞青年通过数字平台打破了地域和文化界限, 逐渐从孤立个体转变为紧密相连的社群成员。数字平台为街舞青年提供了表达自我与跨文化交流的机会, 使他们在社群互动中增强社会参与感、构建积极自我认同, 并在情感支持和身份构建中获得成长。本文旨在通过青年街舞文化现状, 补充对亚文化群体如何利用数字平台进行身份建构的观察, 为理解数字化时代青年文化的变迁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 网络亚文化; 社群互动; 数字身份; 情感支持

一、引言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将街舞 (Breaking) 正式列入奥运会项目, 引发人们对小众文化在主流体育活动中展示的热议。与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带来冰雪运动热类似, 街舞作为亚文化中的所属部分, 因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迅速吸引了全球目光。但在巴黎奥运会中, 以 Waacking 转场与运用变装皇后表演为例, 虽彰显了街舞的创意与性别表达的多样性, 但在主流社会中仍遭遇了负面评价^[2]。该类街舞亚文化在全球体育舞蹈中经历的孤立与被否定, 正是当今小众文化与商业化共存的矛盾体现。伴随街舞逐渐商业化, 街舞不再局限于街头与个人圈子, 而是逐渐与大众化相连, 但其仍面临传统体育与文化观念的冲突。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所强调: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 因交流而互鉴, 因互鉴而发展。各国应加强文化交流, 推动相互学习, 共同建设亚洲和人类的命运共同体”^[3]。因此, 小众文化如何在主流文化盛行当下, 保留小众文化特性同时与主流文化交融, 延展小众文化个性发展, 在当下青年发展中有着重要意义。而关注青年热爱的小众亚文化、挖掘其背后对青年持续影响的文化与精神内核, 正是推进各国文化交流交往交融建设的关键。

街舞作为体育项目中标准的亚文化类目, 代表为身体运动的同时, 又是一种文化符号, 使得街舞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及在青年群体中流行, 让街舞文化成为研究青年身份建构的重要切入点。在数字时代下, 街舞亚文化通过数字平台得以跨文化传播与互动, 成为青年表达自我和寻找归属的载体。然而, 当前研究大多集中于街舞表演特征与亚文化特性, 对其在数字空间中如何促进青年群体情感连接与身份建构的探讨稍显不足, Paglione^[4]等表示, 尽管街舞对青年参与者身份认同有重要影响, 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他们在现场表演与身体训练方面的作用, 而对于他们在虚拟空间中通过社群互动进行身份建构关注较少。同时, Griffiths^[5]强调, 街舞作为在青年文化中占有重要性的一种亚文化, 对街舞在数字平台中如何帮助青年舞者突破孤独感和实现情感连接的研究仍不够充分。因此, 本文以访谈资料揭示街舞亚文化如何在数字平台中帮助青年舞者从“孤独”走向“连接”, 及探讨青年舞者在数字平台中的自我表达与社群互动过程; 同时从情感

[作者简介]

唐家杰, 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 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 (QNXSXF2024008) “短视频内容生产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机理与效果研究”

连接、身份建构及跨文化互动三个角度出发, 深入分析街舞青年在数字时代如何通过街舞文化突破孤独, 建立起全球性文化共鸣与社区归属感。

二、文献综述

(一) 网络亚文化的内涵、形态与特征

网络亚文化起源于互联网早期使用群体, 黑客与技术极客等群体利用网络平台展现个性与挑战主流文化秩序, 从而形成了最初的网络亚文化, 因其主体反叛性, 使得网络亚文化早期具有反权威、自由表达的特点^[6]。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 Web2.0 的出现, 网络亚文化逐渐走向大众视野中。网民借助社交媒体和论坛进行内容创造与分享, 从语言到图片和视频的形式, 反映了网络亚文化从封闭的小圈子延展到更为广阔的网络社群之中^[7]。现如今, 在全球化背景推动下, 网络亚文化的传播已跨越国界, 不同地区的网民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文化互动, 这不仅促进了网络亚文化的全球传播, 还推动了多种文化元素的相互融合。例如, YouTube 与 B 站等媒体平台成为网络亚文化传播的重要介质, 映射出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的相互交织^[8]。

网络亚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态, 它们不仅是亚文化群体自我表达的载体, 同时也是网络空间中的重要文化现象。基于其形态多样状况, 本文以其五例典型形态进行叙述。其一, 语言亚文化。网民通过创造与使用独特的网络语言, 例如表情符号与缩写等表达方式建立网络社群内部的交流体系, 通过语言形式的个性与娱乐化, 侧映网络空间的自由创造力^[9]; 其二, 粉丝文化。在社交媒体中, 粉丝以二次创作和分享偶像相关内容, 构建个体间强烈社群归属感。粉丝通过网络建立联系, 形成高度互动与自主只的文化共同体^[10]; 其三, 黑客文化。黑客文化代表以技术为核心的亚文化现象, 该文化核心理念是自由、共享和反权威。随网络技术逐渐普及, 黑客文化从最初的技术极客群体渐变为关心网络自由与隐私保护的广泛人群; 其四, 游戏文化。网络游戏文化不仅涵盖了游戏玩家互动, 也加入了玩家社区创造的二次内容, 例如游戏攻略与视频等。伴随电竞事业的极速发展, 游戏文化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与社群归属感^[11]; 其五, 同人文化。同人文化指粉丝基于原有作品进行二次创作的文化形态, 例如同人小说、漫画与视频等, 其文化形式通过网络进行广泛传播, 并强调创作自由与兴趣导向的文化共同体精神。

在网络亚文化特征方面, 从以下六点进行阐释。第一, 草根性。网络亚文化由普通用户推动, 从而形成自下而上的文化生成方式。普通网民以自发创作和内容分享, 让网络亚文化现象在互联网空间中迅速进步^[12]。同时, 草根性还体现在内容生产的去中心化, 任何用户都可参与文化内容的创造; 第二, 多样性与包容性。网络亚文化从语言到行为规范等多个层面的多样性给予包容, 其中不同文化群体间的交流互动构建出网络亚文化多元纷飞的包容状态, 促使多元的文化生态系统得以形成^[13]; 第三, 流动性。网络亚文化流动性特征让文化内容得以快速传播, 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一定影响。在此状况下, 文化内容不仅能于网络上流传, 还能通过不同文化的交融与二次创造, 进入新的文化环境^[14]; 第四, 即时性与碎片化。网络媒体平台即时性特征使得文化内容能在短时间内被发布和分享, 同时文化内容的呈现形式往往是短小精悍的, 例如短视频与表情包等, 这样碎片化的文化形式恰恰符合互联网用户的快节奏需求; 第五, 全球性与本土性并存。网络亚文化给予全球性特征, 将文化内容传递于不同地域时呈现出显著的本土化特征, 让全球化与本土化在网络亚文化并存, 实现内容的交流与交融^[15]; 第六, 反主流性与整合性。网络亚文化最开始以对主流文化的反叛为表现, 但随着文化的传播与接受, 部分亚文化现象逐渐被主流文化所吸纳, 实现文化间的整合现象。例如, 网络红人文化与表情包文化逐步进入主流媒体并被报道宣传^[16]。

(二) 网络亚文化参与和青年的身份建构

1. 网络亚文化参与对身份建构的影响

互联网的飞速进步为数字平台进步提供充足的养分, 网络亚文化借助媒体平台匿名性与开放性特征, 为青年提供了一个打破传统身份限制的空间, 允许他们在多元文化中展现不同的身份角色。Branger^[17]指出, 如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平台, 允许用户有意设定个人资料展示其期望身份, 通过个性化的数字化身份建构过程帮助青年提升自我认同感。

同时, 青年通过网络亚文化的参与, 可获得自我表达的机会。Perasović^[18]指出, 网络平台的参与不受现实社会结构的限制, 青年通过网络行为可展示多样化的个性, 以此增强自我身份认同感。青年的网络亚文化参与不仅仅局限于文化消费行为, 还包括创造文化内容, 例如在街舞亚文化中, 青年通过发布街舞舞蹈视频展现自我, 并获得社区反馈, 最终强化身份认同^[19]。

此外, 网络全球化特性使得青年层够参与跨文化交流, 以此重构青年个人身份。Tsaliki^[20]表示, 网络亚文化作为全球性的介质, 为青年提供了跨越国界与文化差异的平台, 青年可以在全球化语境中重塑个人与

集体的身份，特别是在街舞这样具有全球化特质的亚文化之中。

2. 网络亚文化中的情感支持与社会归属

网络亚文化在青年情感支持方面也有显著作用。Guerra^[21]指出，网络亚文化的情感支持主要通过网络社群中的用户互动与反馈体现。青年通过网络社区参与，与志同道合的用户分享共同的兴趣与经历，得到情感上的支持与认同，特别是当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缺乏支持的情况下，网络互动能为他们提供情感慰藉与归属。例如，街舞亚文化中成员用户通过分享舞蹈视频与评论区互动，以此得到社区成员的鼓励与情感支持，这不仅帮助青年提升舞蹈技巧，还增强了群体间的情感认同。

在社会归属与社区认同方面，网络亚文化中社群为青年用户提供了强烈的社会归属感，尤其是在现实中被边缘化的青年群体。Ding^[22]表示，网络亚文化为青年提供了一个强包容性的网络社区，青年可在其中寻找到与现实不同的归属感，通过参与青年个人所需的网络社区，他们能在社区中获得社会认可，从而帮助青年在社会中重新找到个人所属位置，以此增强个人社会归属感。

而在虚拟社区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感中，网络亚文化为青年提供虚拟社区同时，还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归属空间。Osadcha^[23]提出，网络社区的互动与交流，帮助参与者形成集体认同，而社区集体认同借助频繁互动与反馈得以强化。青年通过参与共同的文化事件，如街舞亚文化的各用户的网络讯息交流与互动，让街舞青年得以通过集体认同感的增强，强化了个体的身份建构。

三、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滚雪球抽样，对 14 名不同年龄与舞龄的具有丰富街舞经验和活跃在数字平台上的青年（从业与爱好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对受访者的选择考虑到多种不同的因素，包括年龄（从 22 岁到 25 岁）、舞龄（从 3 年到 19 年）、有无其它舞蹈经历（接触街舞前有拉丁、现代等其他舞蹈的经历）、街舞从业者或爱好者、学生或社会工作者等（详细请见表 1）。研究主要关注受访者对街舞的感知，包括最初接触街舞的场合、原因与动机，在街舞社群中的互动，在数字平台中发布街舞视频的动机，以及与他人平台中互动的经历等等。

表 1“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序号	性别	年龄	舞龄	其他舞蹈经历	舞种	目前行业
A	女	23	8 年	无	Waacking、dancehall	街舞老师（少儿、成人）
B	男	25	7 年	无	Waacking、souldance	街舞老师（少儿、成人）
C	女	24	19 年	民族舞	Hip-hop、Jazzfunk	公务员
D	女	24	6 年	无	Hip-hop、Jazzfunk	硕士毕业生（动物医学）
E	女	23	3 年	无	Jazzfunk	硕士研究生在读（新闻与传播）
F	女	24	10 年	无	Jazzfunk	硕士研究生在读（英语）
G	女	22	8 年	无	Jazzfunk、Hip-hop	硕士研究生在读（药学）
H	女	24	5 年	无	Jazzfunk、Waacking	私立高中老师（数学）
I	女	23	4 年	无	Jazzfunk、Heels	HR 人事
J	男	24	6 年	无	Jazzfunk、Choreo	街舞老师（成人）
K	女	23	4 年	无	Afro、Jazzfunk	硕士研究生在读（动物医学）
L	男	23	5 年	无	Hip-hop、Locking	街舞老师（成人）
M	男	22	4 年	无	Jazzfunk、Choreo	街舞老师（成人）
N	女	25	8 年	无	Jazzfunk、Hip-hop	街舞老师（少儿、成人）

四、研究发现

（一）平台化连接：身份找寻与连接

数字技术的进步促使数字时代的到来，从而社交媒体与视频平台的出现和进步为街舞亚文化群体提供了全新的传播途径，让原本各街舞个体受制于地方性信息传递，变为跨越空间与实现全球性的传播状态。Johnson^[24]表示，数字技术赋予了街舞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共享空间，在数字平台的连接作用下，青年舞者从孤立的个体逐渐融入全球街舞社区，并通过跨地域的互动打破了情感上的孤独感。

1. 街舞社区扩展：身份找寻

街舞社区为各舞者带来一个分享个人练舞心得与传递街舞精神的平台，数字平台的存在便突破传统

的区域限制,让街舞舞者不再局限于在某一现实区域中进行交流,而是运用数字媒介在网络中与全球舞者以文字与视频等方式进行交往。其中,部分青年舞者在例如舞蹈挑战的词条下,发布个人模仿唱跳歌手发布的原始编舞视频,同时,因部分数字平台涵盖用户的全球性,以及部分唱跳歌手具备全球影响力,致使发布视频的舞者与全球的观看者和其他模仿者进行了数字交流,以此搭建起个体间的情感桥梁,当然,这种情感沟通并不是单向的孤独连接,而是用双向流动的情感为归属的构建进行帮助。受访者 M 提到:“当我发布 kpop 舞蹈挑战的舞蹈视频,看到 ins 上面国外和国内的人给我评论和点赞,我也会回复他们,还有的会私下交流,我就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单纯地模仿(跳舞),而是在一边跳舞一边交朋友。”Kavakci^[25]指出,数字平台作为虚拟空间,能够通过情感叙事和互动机制来构建群体认同感,并通过“点赞”、“评论”等形式的反馈,强化了个体与虚拟社区之间的情感纽带。充满积极能量的街舞空间,帮助原本孤独的舞者在积极输出的同时获得正向的反馈,助力各街舞成员找寻与自我相似的身份个体,协助部分未认清个人身份的青年街舞舞者找寻身份觉醒契机,得到个人编舞风格的确认。

2. 陌生到共鸣: 身份连接

跨文化的互动机制是数字平台对街舞文化传播的另一重要影响,它不仅促进了全球街舞用户技艺的交流,还通过情感的共鸣加深了舞者之间的文化认同,在世界文化交流交往交融背景下,数字平台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舞者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对话空间。对于街舞领域中的跨文化交流与互动,主要体现在不同舞种与风格的认可与接纳。受访者 N 叙述道:“我现在是进了一个团,那个老师你也认识就是以前舞邦教 souldance 的老师,我也是新接触这个舞种一段时间,有时候也会发视频在抖音上面,但是没多少人看,我就想发 ins 或者 tiktok 上面会不会好一点,结果就是日本那边的舞者还有一些爱好者给我点赞和评论,也是满足了我走这条路的心情。”正如 Wang Y^[26]提到,数字平台能够打破文化边界,通过技术介入和情感互动,使个体在虚拟空间中获得文化上的共鸣和支持。同时,受访者 I 有相应的感悟:“我跳 Heels 经常就遭到别人说我的穿搭很性感,但是我也有穿像 hip-hop 那种的工装裤搭背心跳啊,都这样还一直啰嗦,我就直接去发 Ins 和别的国家的舞者聊这些事情,她们也是会经历这些污言秽语,我们就互相鼓励说还是要做自己。”她不仅与国外舞者交流穿搭被批判的感受,同时在舞蹈表达方面也会与她们进行想法分享,针对于一首中国风歌曲, I 会根据歌词以及想象的画面产出带有意境的编舞,但国外舞者即使在翻译歌词后的编舞作品也大多为卡点与音效的舞蹈呈现,对国风舞蹈风格也很难进行较为正确的呈现,这样的情况发生后, I 与之进行编舞思想交流后,改善了国外舞者的编舞作品呈现效果,得到中国学员的夸赞。在跨文化的编舞思想互动与交流下,陌生的舞者通过平台的中介作用,让受到负能量影响的自我得以与国外舞者交流,将共同的心得体会分享后,成为朋友,缓解孤独,创造共鸣。

(二) 聚是一团火: 身份强化与归属

1. 舞蹈赛助推: 身份强化

在街舞群落中,线下舞蹈赛的存在,给予了各街舞舞者得到身份强化的机会,以此得到个人街舞身份建构,并降低孤独感。因现今数字时代的到来,线下街舞比赛将人群笼络于一个场地之中,街舞个体便可根据舞种、穿搭与个人特质等因素进行社交媒体的账号添加或关注,以此得到交友圈的扩大,让部分较为孤立的街舞舞者得到与他人的连接感。受访者 K 表示:“成都有好多的街舞赛嘛,我们就一堆人去参加团体赛,有的团体赛是高校街舞联盟办的,大家也有互相认识的,就聚在一起聊天啊,加微信之类的,就认识了更多的朋友,所以我就很喜欢参加团体赛这种活动,认识新朋友之后又很开心。”

街舞团体赛不仅在场地上给予街舞舞者连接的机会,同时也通过赛事推广与品牌建设提供街舞个体共同交流的契机。传统的舞蹈赛以线下活动为主,而现今以《这!就是街舞》为例,以赛事信息发布与宣传,吸引众多年轻舞者进行参与综艺节目的报名,以线上街舞综艺为点,将各个街舞个体进行点对点的串联,最终连接成街舞网络链^[27],致使街舞个体得到舞蹈精神的心灵洗礼与同舞种群体聚集的身份强化。受访者 B 作为街舞比赛参与积极分子,他在穿梭于各种街舞比赛之间,以志愿者、比赛参与者、策划者的身份不断转变,通过他对街舞比赛的经验总结,他对于街舞比赛与舞者身份强化的问题表示道:“Waacking 比赛是最能回答你这个观点的,因为跳的人少,我本来以为全国我们这个舞种不算小众了,谁知道也就成都、广西、上海、北京、云南这些地方发展得还不错,别的地方课都开不起来,所以 Waaacking 比赛的存在,还有上综艺节目之后进行比赛,都能给我们这个舞种的人群一点身份的强化吧,大家能体会到这种共同坚持的精神,探索我们该舞种的文化与历史,当然看到还有这么多人一起跳,你也就没那么孤独了。”

2. 街舞群聊鼎力: 身份归属

街舞群聊可以分为微信群聊与抖音群聊。街舞群聊的存在,让街舞个体在群聊中通过个人练舞心得分

享以及个人舞蹈风格与舞种群体的找寻等活动获得身份归属。

(1) 强连接为鼎：微信群

每一个舞蹈室，都会有各自的街舞群聊，它们大多为微信群的存在，各专业街舞者或街舞爱好者会在群聊中传递练舞心得，并且在其中遇到志同道合的街舞者会进行好友的添加，随后可能获得友谊的连接，述说他人可能未能与本人感同身受的舞蹈经历。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上的街舞群聊为舞者提供了情感寄托和个性化的社交体验，“00后”群体的社交行为显示，他们更依赖网络圈子进行社交互动，疏离传统的血缘关系圈子^[28]。受访者K表示：“之前舞邦就一个老师一个群，每次跳完舞就在里面发每个学生还有老师跳舞的视频，大家就是会在里面一起讨论谁跳得比较好啊，谁下次需要更加练习，还有一些群全是专业的舞者，有的大佬就会经常分享自己的编舞心得，还有对音乐的理解以及如何表达具象化，这些微信群对我来说就是信息汲取的地方，我倒是也在里面交到了朋友，因为大家先在线下跳舞了后，发现网络上聊得来，就加了好友，私下一起练舞，因为我们跳Heels嘛，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们是浪荡的，我无语了，明明我们女人能鼎半边天，跳什么穿什么是我们的自由，言归正传，所以也属于这个老师的街舞群变成了我找自己舞蹈归属的地方。”

(2) 弱连接助力：抖音群

除开微信群，抖音群也是街舞者身份归属的地方，不同于微信较为强连接的特性，抖音作为短视频平台，即使在弱连接的特性下，以短与快的特性让舞者视频快速被同好街舞者观看与感知，从而让较为孤立的舞者得到身份的确认和归属地找寻。受访者H作为个性较为孤僻的街舞人群一分子，即使是兼职于Waacking老师，但是在课堂上也很难展现欢快的课堂人设，只因她认为现在的地方还没人能与她产生共鸣，“虽然我本身也比较话少哈，但是我回到老家教舞就不像在成都，有很多人能懂我，所以话有点少。”但是通过刷抖音的舞蹈短视频，她在老家当地发现了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一群人，他们都是通过喜欢同一位Waacking老师而在其评论下留言，并进行了评论互动活动，最后在识别为共同的IP归属地后进行账号互关，通过他人的介绍，受访者H进入了当地的抖音粉丝群，大家在其中互相分享对Waacking的喜爱，并表述自己在当地的舞蹈困境，这让曾经感到孤独的H获得了一份情感力量，和他们进行了身份的确认，最终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归属之处。

(三) 粉丝与经济：身份刺激下的共筑

街舞舞者生存在数字网络的影响下，已从原始的单纯授课，转变为利用数字平台，例如抖音、美拍等短视频平台，进而促使舞者得到个人舞蹈技艺的展示。同时，在抖音平台中，以往对街舞舞者的喜爱者变成了舞者或舞蹈工作室账号的粉丝，会对舞者或工作室视频进行评论、转发与收藏，帮助舞者与工作室得到流量的堆砌。作为粉丝的他们，为了让自己的“偶像”老师被大众熟知，会支持老师以及舞蹈室所创立的服饰品牌，例如Hellodance、Qfun与舞蹈家等舞室，即便舞蹈工作室本身在售卖服饰周边，但其中任职的“偶像”老师仍有自己创立的品牌向公众售卖。粉丝购买所追捧老师或工作室的服饰，不仅为他们带来了打扮的欢喜，还有对作为该服饰符号下的成员归属感，当别人也被工作室“偶像”老师的舞蹈技艺所征服时，转变为粉丝的他们，部分为了追捧老师或者工作室而购买其品牌服饰，部分认为穿上对应的服饰，仿佛他人在看到自己时便能被划分进优秀舞者的行列，而他们的存在便为自己的偶像一同筑起了为喜爱之人而做贡献的城墙圈子。受访者L作为HIP-HOP专业舞者，对于成都舞蹈室Simple和Hellodance是常客成员，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他购买了众多相关舞蹈室的周边，每次去舞蹈室跳舞都会穿上彰显身份的LOGO服装，他认为，穿上对应的衣服能给自己自信，别人也会在不认识自己时更高看自己，所以到舞蹈室后跳舞也能更放得开。而对应于“偶像”老师的服饰时，受访者I经验更为丰富，因其喜爱Heels舞种，从而对于喜爱的Heels老师创建的高跟鞋品牌便会大力购买，她认为自己的“偶像”老师作为专业的舞者，会更懂得如何在保持舞蹈安全性与稳定性下设计更为性感与时尚的高跟鞋，并且因为价格适中，作为粉丝的她，支持自己的“偶像”，实为理所当然。在问及身边人会一同为喜欢的老师买单时，她表示：“当然啊，我们社团不是一堆人一起买老师的衣服还有鞋子吗，然后会穿着一起来上课，我们就是一群小迷妹，我们都很开心呀，守护我们的甜心。”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数字时代下街舞亚文化对青年身份建构与情感支持的多重作用。借助深度访谈方法分析，本文解释了街舞青年在数字平台中如何通过街舞视频的发布、街舞社群互动、跨文化交流等实践，逐步从孤立的个体转变为紧密相连的社区成员。本研究不仅揭示了数字技术如何打破地域与文化的边界，还为理解青年文化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质性支持。同时，本文还为网络亚文的理解进行了视角补

充，特别是在数字平台如何促进情感支持与社群归属方面，为青年文化的变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在学术价值方面，本文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拓展了对街舞亚文化在数字时代下的情感支持与身份建构作用的研究，为青年如何借助虚拟空间实现自我认同提供新方向。其次，本文揭示了数字平台在跨文化互动中桥梁作用，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街舞青年建立起全球性文化共鸣和情感连接。最后，本研究还关注了性别和小众文化群体在数字平台中的隐形边缘问题，特别是女性舞者与性少数群体舞者在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中面临的挑战^{[29][30]}，补充了现有关于青年文化中性别维度的探讨。

实践价值方面，本研究在于为青年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在当前提倡文化交流与多样性建设的社会背景下，数字平台作为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为街舞青年提供了跨文化互动的机会，有助于青年个体的自我表达和文化认同，特别是街舞亚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为推进文化交流交往交融、构建多元文化社会提供了具体的案例支持。对街舞文化者通过数字平台传播与参与街舞文化的探讨，促进了青年文化的交流，这与全球文明倡议强调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和合共生的理念相符合，体现街舞文化在促进文化交流与社会和谐方面的实践价值。

尽管本研究在探索数字平台如何帮助街舞青年从“孤独”走向“连接”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的样本集中于城市青年，缺乏对农村和社会弱势群体的考察，这会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其次，本研究主要关注了街舞青年在数字平台上的可见展示行为，而未能深度探讨他们在创作和展示背后的心理动机与行动过程。此外，尽管本研究重点讨论了青年街舞者在如何在数字平台中进行自我表达与身份认同，然而对于他们的长期身份转变过程以及身份的动态性探讨较为欠缺。街舞本身作为一种活跃的并不断发展的亚文化，青年街舞者的身份认同可能会伴随时间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个体如何通过长期的数字平台实践不断调整并重塑自我的文化身份，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 The Sporting News.Olympics Last Supper controversy, explained: Why drag performance during 2024 opening ceremony is drawing backlash.[EB/OL]. (2024-07-29)[2024-11-20].<https://www.sportingnews.com/us/olympics/news/olympics-last-supper-controversy-explained-2024-opening-ceremony/cd6a1ccc666cc8c182ec6244>.
- [2] 中国日报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文.[EB/OL]. (2024-06-28)[2024-11-20].<http://global.chinadaily.com.cn/a/202406/28/WS667e6f2ea31095c51c50b638.html>.
- [3] Paglione, V., Magrath, J., McDonough, M. H., Din, C., & Kenny, S. J. (2023). 'Promoting wellness, having fun, and creating community': a dance instructor's pedagogical practices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dance classes for older adults. *Research in Dance Education*, 1-18.
- [4] Griffiths, L. E. (2023). Dancing through social distance: Connectivity and creativity in the online space. *Body, Space & Technology*, 22(1), 65-81.
- [5] Coleman, G. (2015). Hacker, hoaxer, whistleblower, spy: The many faces of Anonymous. Verso books: 15-20.
- [6] Burgess, J., & Green, J. (2018). YouTube: Online video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John Wiley & Sons: 55-66.
- [7] Zhu, H., Feng, D., & Chen, X. (2024). Introduction: Approaching Social Identities and Discourses in Chinese Digital Communication. In *Social Identity and Discourses in Chinese Digital Communication* (pp. 1-21). Routledge.
- [8] Mkrtchyan, M. (2023). LINGUISTIC SUBCULTURE: LITERARY ARGOT AND ITS TRANSLATIONAL INSIGHTS (IN "A CLOCKWORK ORANGE" BY ANTHONY BURGESS). *PHILOLOGICAL RESEARCHES*, (VII): 338-350.
- [9] Luu, V. T., & Williams, J. P. (2024). How K-pop fans utilize conventional and subcultural frameworks to construct fan identities: A case study of Seungri and the Burning Sun scandal. *Deviant Behavior*, 1-14.
- [10] Akarachantachote, P. (2023).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Space Creation of Board Games Subculture in Thailan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rts*, 41(1), 125-143.

- [11] Chang, J., He, R., & Ren, H. (2021). The semiotic guerrilla: Internet subcultures as political resistance in China. *Journa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13(4), 110-120.
- [12] Bhoj, R., Thapa, R., & Chowdhury, A. R. (2024). Effects of recreation of subcultures on social media on the subculture, inter-subculture community and intra-subculture community individuals. *Fashion, Style & Popular Culture*, 11(3-4), 555-571.
- [13] Yin, Y., & Xie, Z. (2024). Playing platformized language games: Social media logic and the mutation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s in Chinese online fandom. *New Media & Society*, 26(2), 619-641.
- [14] Yoon, K. (2019). Transnational fandom in the making: K-pop fans in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81(2), 176-192.
- [15] Han, X. (2022). Platform as new "daddy": China's gendered wanghong economy and patriarchal platforms behind. *Internet Policy Review*, 11(1), 1-34.
- [16] Branger, L. A. G. (2023). Mediated Identities: How Facebook Intervenes in the Virtual Manifestation of Our Identities. *Virtual Identities and Digital Culture*, 38-47.
- [17] Perasović, B., Mustapić, M., Ibañez Garzaran, Z. L., Mulari, H., & Hofreiter, R. (2023). Youth in conflict: space and subculture.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6(3), 368-386.
- [18] Zhao, Y. (2022). Teaching traditional Yao dance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Forms of managing subcultural forms of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practice of local creative industries. *Technology in Society*, 69, 101943.
- [19] Tsaliki, L. (2022). Constructing young selves in a digital media ecology: Youth cultures, practices and identit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5(4), 477-484.
- [20] Guerra, P. (2020). Under-Connected: Youth subcultures, resistance and sociability in the Internet age. *Hebdige and Subcul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rough the Subcultural Lens*, 207-230.
- [21] Ding, W. (2022). Emoticons Production of Bing Dwen Dwen: Meme, Online Socialization and Youth Subculture. *BCP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17), 274-284.
- [22] Osadcha, L. V. (2022). Personal identity in the space of virtual culture: on the example of geek and glam subcultures. *Anthropological Measurements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22), 90-98.
- [23] Johnson, A. (2021). Copyrighting TikTok dances: choreography in the internet age. *Wash. L. Rev.*, 96, 1225.
- [24] Kavakci, E., & Kraeplin, C. R. (2017). Religious beings in fashionable bodies: The onlin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hijabi social media personalitie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9(6), 850-868.
- [25] Wang, Y. (2023). Virtual love experience in love and producer: Exploring perceptions of love, romance and gender in otome game player communities in China.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10), 5-11.
- [26] Yuexin, L. (2023).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trategies of Street Dance Competition Marketing. *Academic Journal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5(15), 36-40.
- [27] Pritchard, R., Darko, N., & Stevenson, E. (2024). Enhancing community engagement, public involvement, and social capital through researcher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dance projects: unexpected outcomes in underserved communities. *Research Involvement and Engagement*, 10(1), 79.
- [28] Koutsougera, N. (2018). Women's Performativities and Gender Politics in Hip Hop and Street Dance Cultures of Greece. *The Popular as the Political*, 38, 22.
- [29] Meneau, V. (2024). Queer dancers' experiences in the dancesport world: exclusion, invisibilisation and assimilation. *Equality,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3(9), 55-70.

Loneliness to Connection: Street Dance Subculture and Youth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Tang Jia-jie¹

¹*Communication,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Abstract: This study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focus on the commercialization and mainstreaming of street dance culture, but shifts the perspective to how street dance subculture in the digital era helps youth realize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emotional support from “loneliness” to “connection”.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4 young street dancer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ology, the study finds that street dance youth have broken th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through digital platforms, and have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isolated individuals to closely-connected community members. Digital platforms provide street dance youth with opportunities for self-express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nabling them to enhance their sens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interactions, construct positive self-identity, and grow in emotional support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upplement the observation of how subcultural groups utilize digital platforms for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youth street dance culture, and to provide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s of youth culture in the digital era.

Keywords: online subculture; community interaction; digital identity; emotional support